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辛亥。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稱臣伊里布前將到省妥辦緣由。恭摺覆奏在案。嗣行抵粵省。與臣梁寶常會商。意見相同。旋據夷酋噗嘛喳來文。訂期接見。臣等即於本月二十日。率同廣東布政使覺羅存興。江蘇按察使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前往距省六十里之黃埔河面。維時噗嘛喳已乘船至彼。即過船與之會晤。該夷酋擺隊奏樂。執禮甚恭。迨議臺灣殺戮夷俘之事。該夷酋雖經接到臣耆英伊里布照會。積憤未平。迨臣等宣示

恩旨。明白曉諭。該夷酋似極知感戴。亦復懽忭。據嗎噶𠴸譯傳該
酋之言。聲稱臺灣前獲夷人。實係貿易夷商。遭風覆溺。並
非臨陣被擒。如果前往爭戰。斷無僅發兵船一隻。毫無援
救之理。渠素仰
大皇帝仁愛羣生。如果知係難夷。必不忍加以誅戮。總以臺灣遠
隔重洋。無從周悉。致達洪阿得以捏情入奏。妄殺冒功。渠
實心不甘服。現經奉
旨派委大臣渡臺秉公查辦。渠十分感激。當靜候辦理。不敢妄有
爭競等語。察其情詞。尚屬恭順。臣等復諭以現在和議已
定。即當料理通商。所有輸稅章程。亟須議定。臺灣一案。查

辦甯時。不必觀望遲疑。因一端而妨全局。有違

大皇帝諄諄訓示之至意。該夷酋深以為然。與臣等接晤後。即留

夷目嗎𠺝𠼊囉咱喃。聽候輸稅。自回香港去訖。臣等復查

該夷雖蠻悍性成。頗知守信。即如臺灣誅殺夷俘多名。如

果該夷酋另有詭謀。藉端背約。前在閩省。不難遽先豕突。

乃照會臣耆英臣伊里布。求為代奏伸冤。雖語多桀驁。尚

與既撫旋叛者。情事不同。且亦恐係臺灣原辦不實。有以

致之。現蒙

皇上聖明洞燭。特沛

恩綸。該夷酋雖屬冥頑。亦有知覺。自當回心向化。不致輙起兵端。

惟夷性多疑。遲則生變。仍乞
飭下督臣怡良。剋期渡臺。迅速查辦。辨其虛實。權於輕重。必有以
釋其反側之心。方足以馴其暴戾之性。此雖案外之一端。
亦於全局大有關繫。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等馳奏。接晤夷酋情形一摺。覽奏
均悉。已有旨由六百里寄知怡良。迅速赴臺。如查明達洪阿因
激於一時氣憤。不問入境夷船。是否前來爭戰。遽將夷人悉行
捦獲。鋪張入奏。即將該鎮帶回福建省城。聽候諭旨。並令將查
辦情形。飛咨該大臣。計怡良接奉此旨。自已迅速妥辦矣。著伊
里布等即將一切通商事宜。次第籌辦。得有臺灣確信。即行宣

諭該酋釋其疑貳並將本日復有旨催令怡良前往之事先行

諭知以安反側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等馳奏接晤夷酋情形一摺據奏上年十二月

二十日在黃埔河面與該酋噗喘喳會晤宣示恩旨夷酋極知

感戴聲稱前獲夷人實係貿易夷商遭風覆溺如果前往爭戰

斷無僅發一船毫無救援之理現在噗酋已回香港留嗎禮遜

囉啪哂聽候議稅等語前有旨諭令怡良渡臺查辦達洪阿有

無妄殺邀功情事此時計已起程前往據該酋聲言前獲夷俘

並非臨陣被擒固係一面之詞惟當浙洋滋擾之時難保非該

鎮激於一時氣憤。見有夷船入境。不問其是否爭戰。悉行捦獲。遂以殲擊夷匪。鋪張入奏。以致該夷有所藉口。著怡良於到臺後。確切查訊。此事眾目共覩。自有公論。不但該酋不能強辯。即達洪阿亦無從諱飾。如訊有前項妄殺情事。即將該鎮帶回福建省城。聽候諭旨。另委帶去總兵。暫署臺灣鎮篆。一面將查辦情形。飛咨伊里布。令其宣諭該酋。以安反側。夷性多疑。遲則生變。務須迅速查辦。切勿耽延貽誤。

丙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伏查前奉

諭旨。以暎夷雖已就撫。仍應加意防範。臣思防海之法。條目紛繁。而綜厥大端。不外於練兵造船設險三事。浙省地處東南。

風氣本屬柔弱。況承平日久。武備更屬廢弛。欲期化弱為強。殊難一蹴而至。臣材識庸闇。素昧韜鈐。李廷鈺籍隸閩中。世傳將畧。且歷任鎮將多年。於水戰陸戰之法。均屬曉暢。臣惟有與該提督隨時設法。激勵士卒。振其怠惰之風。祛其恇怯之習。並熟籌訓練章程。使各兵專心於槍礮火器。務期法簡易循。技熟生巧。俾收實效。而挽頹風。至於造船一節。前奉

上諭。將廣東省官紳造成各船式樣圖說。飭祁𡎴另備分寄該督撫等。俟粵省寄到後。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而於江防亦堪制勝。即著悉心詳議具奏。

如或於江海形勢俱難得力。亦著據實奏聞等因。欽此。臣於將赴甯波之時。准兩廣督臣祁𡊮將圖說五分咨送到浙。臣即帶往甯波。正欲與水師將弁互相講求。適接耆英鈔摺。咨會以該督亦接有粵省圖說。與李廷鈺程矞采尤渤等共加籌度。各船於江省內江外海。均不甚相宜。惟閩省之同安梭船較為利用。擬先造同安梭船二隻。八槳小船四隻。試練酌定。臣查浙省洋面情形。與江省大畧相等。舵水操舟之技。亦不相上下。粵省現造各船。既不宜於蘇。自亦不宜於浙。回省後與李廷鈺面加商榷。意見相同。李廷鈺擬照江省之式。一體製造同安梭並八槳小船。配以同安

水勇。以期於人地相宜。臣查海洋用兵。全憑船隻。夷人生長海外。貿易中華。既依船為命。並以船為城。其所產木植。堅如鐵石。既足供其所用。而其人生性靈巧。於製造之法。駕駛之方。無不各運機心。故其船皆堅大異常。轉運便捷。而兵船與火輪船尤甚。當其行駛之時。既為風色潮信所不能限。及其接戰之際。並為礮火所不能傷。中國既鮮堅大之材。又無機巧之匠。勉强草創。斷不能與夷船等量齊觀。況舵水人等。與船素不相習。於一切運棹折戧之術。俱所未諳。即使船與夷船相埒。而人不能運。亦屬無濟於事。今李廷鈺擬造同安梭等船。據云其船亦未能與暎夷大

船爭勝。第以人工物料。與海洋形勢度之。浙省惟此船可

適於用。雖不能爭逐於外洋。尚可牽制於內港。是以再三

審量。計及於此。值此防海需船之際。與其務高大之名。而

造不適用之船。自不若因地制宜。而造適用之船。臣細繹

所論。似李廷鈺確有所見。惟伊現擬具摺奏請由閩代製

同安梭四十隻。八槳船八十隻。每同安梭一隻。配同安水

勇二十五名。八槳船一隻。配水勇八名。共配水勇一千六

百四十名。專為提標定海等營之用。其乍浦等營。仍擬另

行添造。錢塘江內。則擬專造八槳小船。俟提標等船竣事

之後。再行接續製造。臣查耆英等前摺聲明。同安梭每隻

需工料銀六千兩。八槳每隻需工料銀二百兩。計李廷鈺
擬造提標等營之船。共需工料銀二十五萬六千兩。即閩
省工料較賤。亦總在二十萬兩以外。至水勇雇值。據李廷
鈺云。每名每年須給雇貲銀三十兩。各勇遠道來浙。尚須
給與安家。臣約略核計。雇貲共需銀四萬九千餘兩。安家
約需銀二三萬兩。各項併計。需費實屬不少。應否即照該
提督所擬之數。分別製造雇募。抑照江省之例。先行製造
同安梭二隻。八槳船四隻。酌雇水勇數十名。先在江海濱
習試看之處。容臣移咨耆英從長籌議會奏請
旨遵辦。至戰船之外。所宜籌備者。即在於設立防工。而防工之要。

首在礮臺。次在土堡。蓋礮臺所以禦敵。而土堡所以伏兵。二者兼資。貴於並舉。鎮海之招寶金雞二山。素稱天險。前明於此捍禦倭寇。然止招寶山築有礮臺一座。臣自到任後。因夷情叵測。浙東祇此一重關隘。防守不可不嚴。因與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裕謙暨林則徐余步雲諸人。相度地勢。鑿山填塗。於兩山工下。添築礮臺數座。又於南北攔江埠東嶽宮鈎金塘列營屯兵之處。環築土堡。內建礮臺。視原設工程不啻增至倍蓰。當時身在行間者。無不以守備謹嚴。不難卻敵。即臣此次覆加閱看。亦覺前建各工。處處盡當衝要。

無隙可乘。初不料接戰之時。竟鮮裨益。（朱批竟成虛言）追思從前興工建築之費。不禁切齒痛心。臣現向李廷鈺面述。該提督亦以為設防之法。不過如斯。（朱批此未曾料中）臣猶恐前此布置。尚有未密之處。已屬該提督於到任後。覆加察看。如果能於前建各工外。再行添建。自應相度籌辦。以期嚴密。其乍浦等處。現在將軍

臣特依順親往閱看。各項工程。或須修復。或須增添。亦應一併妥籌。但前之修建各工。閱時一載有餘。始能成就。今如就原築之基址。從新修整。已非數月不能奏功。如再有新建之工。更非剋期可以蕆事。防工之設。原為守禦之資。自古用兵之道。戰守相因。而能守尤必先能戰。守之策在

於建設工程。戰之策即在練習兵丁。製造船隻。浙省戰船既尚須籌議練兵之效尤難期之旦夕。若亟亟焉先建防工。則不務戰而務守。竊恐守亦難期得力。列夷性多疑。現在兵船。尚散處閩粵浙各洋。且因臺灣殲夷之事。其心尚未帖然。我若紛紛營繕。修建礮臺。築砌土堡。先示以猜防之跡。則彼之懷疑愈甚。設令復生變詐。我諸事皆無端緒轉恐勦撫皆難。此臣所以於急籌防範之中。不能不更存慎重之見。惟有體察夷情。與宰廷鈺等將戰守應備事宜。密為籌畫。隨時與耆英往返札商。俟該夷通市以後。分別緩急。次第奏明辦理。

[illegible]

劉韻珂又奏。再臣於回省後。復接署定海同知王丕顯稟報。現泊定港夷船止二十隻。較臣在甯波之時。又減少十餘隻。惟據署石浦同知黃維誥稟稱。本月初六日。有夷船二隻駛泊該廳洋面。旋有夷目二人。一名未氏碧。一名得已士。持帖進署求見。該廳與之接晤。未氏碧等求派水手二人。帶至福州及山東之登州。該廳覆以並無此等水手。未氏碧遂即回船等情。臣查福州為許給該夷通商之處。其欲行前往。或係相視地方。今乃欲兼往登州。是何意見。情殊可疑。且查暎夷自粵來浙。必由閩洋該省鼓浪嶼尚有船隻停泊。閩省各洋面。該夷自必熟悉。又該夷於道光

二十年。將船隻駛赴天津。係由登州經過。其於該處路程。

自必認識。何以此次復欲人帶領前往。現在定海尚泊有

咪唎㗊咈囒哂二船。究竟未氏碧等是否係暎國夷官。抑

係咪唎㗊咈囒哂二國之人。殊難揣測。該廳雖向其覆絕。

但恐其自行覓人引往。現飛咨閩浙督臣。福建山東各撫

臣。飭屬瞭探防範。並咨

欽差大臣伊里布。暨兩江直隸各督臣。一體查照。

劉韻珂又奏。臣此次前往甯波。紳士商農。懇請將革員舒

恭受鹿澤長奏留者。不計其數。現在鹿澤長奉議革職。並

無罪名。本可即令回籍。臣因其為民心所屬。且為夷務所

關。不得不稍事權宜。飭令暫緩旋回。以備緩急之用。至舒

恭受循聲素著。民庶感孚。㕛夷亦深敬服。其前署定海。當

縣城失守之際。實已殉節捐軀。後因被救得甦。出於意外。

絕非裝點。確有見聞。惟有仰求

聖明俯賜鑒察。

曲予矜原。

仁施法外。則微臣幸甚。浙省幸甚。

硃批諒汝所奏。亦不敢虛假。然因此獲罪者甚衆。朕賞功罰罪。豈

能辦理兩歧。即如革職定罪之將軍參贊等。豈數年來皆無片

長可錄耶。祇緣國法具在。朕亦無可如何耳。由來盡節捐軀之

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卹典。從無論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偷生之輩。其治罪與否。視其平素居官之賢否。以為準則。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余步雲無軍功乎。朕亦無可奈何。汝只論一面之理。為一人之謀。冒昧嘵嘵。獨不思朕之難以處之也。再尚有一言。朕欲問汝。該革員既以死自誓。曷不同三鎮一併捐軀。至今尚靦然於世耶。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查看甯波鎮海情形一摺。現在停泊定海夷船。約在三十隻以外。並有咪唎堅咈蘭哂等國貨船。亦復逗留在彼。是暎夷雖已就撫。防範不可不嚴。該撫所議練兵造船設險三事。均係當務之急。惟船隻須人駛駕。險隘須人堵守。

自當次第辦理。此時總當以練兵為第一要義。浙省風氣柔弱。

武備廢弛。必當大加振作。力挽頹風。著耆英劉韻珂會同特依

順李廷鈺悉心籌畫。認真訓練。並妥議章程具奏。其造船一節。

李廷鈺所擬製造同安梭四十隻。八槳船八十隻。共配水勇一

千六百餘名。需費既屬不貲。是否得力。亦難懸擬。著即照江省

之例。先行製造同安梭二隻。八槳船四隻。酌雇水勇數十名。先

在江海演習。如果駕駛得力。再行奏請製辦。至鎮海防工。著俟

李廷鈺到任後。覆加察看。如前建各工外。尚有應行添建之處。

著即相度籌辦。乍浦等處。著特依順親往閱看。一併妥籌。仍著

該撫等密籌妥辦。毋稍疏漏。毋稍張皇為要。另片奏英夷人求派

水手。請往福州登州等處。登州並無設立馬頭。夷船不應駛往。

未氏碧得已士究係何國夷人。其往泊定海之船。已否開去。著

劉韻珂確切查明具奏。本日並有旨諭令王篤嚴密瞭望。如有

夷船駛至。令其折回廣東。並諭知耆英伊里布曉諭夷酋矣。已

革道員鹿澤長。著即飭令回籍。所請暫緩旋回之處。著不准行。

又

諭。據劉韻珂奏。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有

夷目未氏碧得士已二人。求派水手帶至福州。及山東登州。當

經該廳覆絕等語。福州係許給該夷通商之處。該省數浪嶼現

泊夷船。洋面自所熟悉。何以需人帶領。至登州並非該夷應往

之處。何得冒昧陳請。據奏情形。甚屬叵測。著伊里布耆英諭知夷酋嘆咈嗑。令其妥為約束。毋許任意遊奕。復起釁端。至定海本泊有咪唎堅咈囒哂二船。末氏碧等二人。是否暎國夷官。抑係咪唎堅咈囒哂人。殊難揣測。惟咪唎堅咈囒哂船隻。既與暎夷同泊定海。亦必為該夷酋之言是聽。如係該國夷人。著即令嘆咈嗑諄切曉諭。令其仍回廣東。聽候辦理。

又

諭。據劉韻珂奏。接據石浦同知稟報。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有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夷目末氏碧得已士二人進署。求派水手二人帶至福州。及山東之登州。經該廳覆以並無此等水手。該

夷等遂即回船。現在定海泊有咪唎㗌咈𠹌哂二船。末氏碧等
是否係噗國夷官。抑係咪唎㗌咈𠹌哂之人。殊難揣測等語。登
州本非准給通商之處。其欲行前往情殊可疑。且該國船隻前
曾由登州經過。此次何以復欲人帶領。現在雖經覆絕。仍恐該
夷自行覓人引往。著王篤飭屬瞭探。嚴密防範。儻有夷船駛至。
務須持以鎮靜。斷不可妄開槍礮。致起釁端。如有稟求等情。著
正言回覆。諭以山東省並無通商馬頭。其通商各事宜。伊里布
現在廣東籌辦。該夷船務即折回粵省。聽候信息。毋得任意遊
弈。遠違成約。該署撫總當斟酌妥辦。勿誤機宜。是為至要。將此
諭知王篤。並諭令玉明知之。

辛酉浙江提督三等伯李廷鈺奏。查甯郡上年失守。額存銅礮大礮。均遭殘毀。鳥槍軍械亦俱散失。現在雖有新製。尚未齊全。合用與否。尚須試驗。又歷年積存火藥。俱被焚燬。新備無多。是否加工如法製造。亦尚須點放試驗。至濱海港汊繁多。夷船朝南暮北。奸計百出。處處設防。勢難徧及。海洋事務。必藉船隻。而浙省提標右營定海鎮標三營及鎮海營額設水師戰船。俱遭該夷焚燬。現無一存。即黃巖溫州兩鎮戰船。聞皆單薄不堪風浪。是徒有戰船之名。並無水師之實。現與撫臣劉韻珂商酌。擬將應行補造額設各項戰船。一律改造。加料二千餘石同安梭船四十隻。

其船向為各省海洋之所宜又濱海人人之所習慣即有損壞到處工匠皆能修造而駕駛亦不乏人因地制宜於此為便另擬造八槳船八十隻以資大船內海淺水之所不及他日黃溫兩鎮戰船屆滿拆造並請一律酌改以期實濟並擬每船酌雇同安水勇二十五名八槳每隻亦酌雇八名以備駕船之用蓋其人膽氣勇敢分配各兵船堪為弁兵之倡自茲以往相率習慣必能熟識水務毅然思奮將來水師人材即從此出為今之計當以此為先務不但為夷務計並為土匪計內除其奸外禦其侮雖船礮遠遜夷人然尚堪風浪進為牽制斷不至如前此一往直前

毫無瞻顧。是亦儲蓄人材。振作水師之一法。查嘉慶年間。
奴才父親長庚。總統閩浙時。勦辦蔡朱二逆。緣兵船單薄。浙
江弁兵柔懦。不能取勝。即係奏請改造同安梭船。並僱募
同安鄉勇。頗能得力。嗣後人材輩出。海氛肅清。此當日之
明證也。惟船隻既多。應募人數不少。或須籌款。或給予錢
糧。加以津貼。容奴才與撫臣劉韻珂從長計議。咨商兩江督
臣耆英。閩浙督臣怡良。妥定會奏施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查勘寧波鎮海情形一摺。所議
練兵防禦一節。業經降旨著耆英劉韻珂會同特依順李廷鈺
妥議章程具奏。其造船一節。已諭令先造同安梭二隻。八槳船

四隻。如果試演得力。再行奏請製辦。並著李廷鈺將鎮海防工。覆加察看。應否添建之處。相度籌辦矣。茲據該提督奏應辦善後事宜。覽奏均悉。所擬改造各項戰船。著仍遵前旨。俟試演得力。再行奏辦。至將來或將黃溫兩鎮戰船。於折造時一律酌改。並雇募同安水勇人數。既多。或須籌款。或給與錢糧。加以津貼。著該提督與該撫劉韻珂從長計議。並咨商耆英怡良。妥定會奏。至水師鎮將備弁。能否勝任。陸路人員。能否稱職。必當大加整頓。一洗委靡惡習。著該提督隨時留心察看。會同該督撫秉公妥辦。以資訓練而重海防。

前任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奏請

飭各省加工製造火藥。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加工造藥。全在煑煉硝斤。前在廣西江南提煑二次。烏鎗試準一百六十弓。廈門添煑一次。烏鎗試準二百四十弓。硝性勁直。必須煑煉如法。方能收猛力直前之效。先用大鍋。

盛硝四十斤。清水十五斤。熬煑半炷香時候。加入牛皮膠水一茶鍾。渣滓浮起。用笊籬撈去。用鐵鏟不住鏟和。以防滯底。另用瓦鉢。以白布幔蓋。將煑成硝水濾入鉢內。凝結成餅。潔白如雪。以舌試鹹淡。絕無滷氣為率。

一硫磺揀淨渣滓。石杵搗末細研。重羅成粉。

一柳樹燒炭存性。搗碎細研。重羅成粉。

一造藥萬斤。需用石臼二十箇。外方內圓。深一尺四寸。徑寬一尺三寸。厚五寸。視造藥多寡。為置臼之增減。

一杵用槐榆堅木。長六尺。杵嘴長一尺六寸。杵尾下空土深一尺。俾揚高有力。

一每臼用牙硝八斤。磺粉一斤二兩。炭粉一斤六兩。攪和入臼。三人輪替舂踏不歇。與舂米無異。以三萬腳為率。

一用清水百斤。新大麥三斤。入鍋同煮。撈去大麥。水入缸盛貯。每日每臼藥舂三萬杵足數。用篾篩將藥攤平。口噴麥水。用力推篩。旋推藥即成珠。篩下之藥。再噴再推。上下

一律成珠。其珠顆似黍米。晒乾甚堅。收貯乾燥處。永無日久散碎成灰之弊。先用手掌燃試。以不炙手為度。造藥處所。近作春工人數衆多。勿存成珠藥。以期慎重。

一揀硝磺。宜於春季。造藥必在夏初。取其晝長。春造曬晾。易於見功。如遇緩急需用。則長夜亦可造辦。無須拘定夏季。而提煑三次。舂杵三萬。慎勿減少。

諭內閣前據陳階平奏。加工製造火藥。當有旨令各直省一體製造。茲復據該前任提督將節藥成珠等法開單呈覽。仍著各直省即照陳階平此次所奏加工各法。一律如式成造。惟此項加工火藥。係專為軍需而設。其平時操演。仍不得濫用。以昭撙節。

戊辰。署漕運總督李湘棻奏。欽奉

上諭。江南通省善後事宜。著文李湘棻會同耆英妥籌辦理。欽此。

竊思唤夷利在通商。業已就我範圍。即稍有枝節之詞。無

非要求妄念。但能相機駕馭。似不致再起釁端。惟咪唎㗇

咈嘣哂均有船在粵在浙。難保無覬覦效尤之意。而大江

延袤五省。如不嚴加備禦。設或揚帆直進。必致百姓震驚。

鹽㩁河漕稍有阻滯。實為心腹之患。與沿海滋擾不能深

入內港者不同。在江蘇一省而論。防江固要於防海。即合

各省海疆而論。其緊要亦莫過於大江。夷人船堅礮利。人

與船習。運掉靈敏。內地現在水師。固難與之角勝。即趕造

大船大礮尚須督兵演駕非一二年不能精熟以我所短當彼所長雖有制勝之具難操必勝之權臣愚以為拒之於水（朱批所見甚是）不如拒之於陸蓋夷人船上之礮大者八千斤多即不能受載而我之陸路可加倍以勝之臣前在廣東訪察夷情噢夷久欲奪澳門而不敢犯澳門者緣澳門礮臺安放大礮有重至三萬餘斤者二十里之外臣繼遣之無不糜碎是以廣東善後案內鑄造一萬三千斤銅礮十尊臣親身監造安放大黃窖二沙尾二尊令兵勇演放受子重七十斤受藥四百八十兩中靶八里之外火力所至兩岸小船皆為傾覆夷人未嘗不懼我臺上之礮前之敢於深

入者知我臺上無膽勇放礮之人耳查狼山福山江面寬至七八十里礮力不能遠擊而鵞鼻觜圌山關與江北之劉聞沙東生洲江面僅寬五六里七八里不等若於江岸兩面相度地勢築臺各安放大銅礮十餘尊配以八千斤五千斤大鐵礮十餘尊連環開放選練兵丁演習精熟實可斷其來路至守臺兵力必宜厚集有事則晝夜輪班守望而後路並宜設伏以防抄襲備禦完固一臺可敵萬人之用其建置之地如何扼要修築之法如何堅實尤須諳練之員如法講求方能有濟查有候選知縣馬永熾隨臣在粵練勇修臺最為得力儻蒙

恩准飭令馬永熾來江。交督臣及臣差遣。即可先令該員隨同江
省委辦善後道府大員。前往江路要隘。逐處履勘明確。將
建築之費。實需若干。細加估計。臣等再行會奏請
旨。再江北添築礮位。安徽礮匠。業已到浦。臣與河臣潘錫恩熟商。
以各員捐項。悉心撙節。尚有數餘。當經飭委妥員。前往湖
北。採買生鐵十萬斤。連前共二十萬斤。以資鼓鑄。即在河
口搭棚動工。遴派河庫道徐澤醇。設局總理。並委諳練員
弁監督鑄造。大小多為儲備。務求堅利。以歸實用。斷不敢
草率偷減。致有虛糜。
諭軍機大臣等。李湘棻奏籌議江防。添鑄礮位。並請飭候選知縣

馬永熾前赴江蘇差遣估築礮臺各等語覽奏均悉江蘇江面鸞鼻嵩等處南北相去僅寬五六里至七八里不等若能築臺設礮演習精熟實堪斷其來路馬永熾現在直隸業經降旨令訥爾經額查明該員如正在演築礮臺俟試驗後奏聞如尚未演築即著飭令赴蘇交耆英李湘棻差遣矣至江北添鑄礮位著照所議採買湖北生鐵即在河口設局委員鼓鑄務須多為儲備尤當煎煉加工庶施放有準方為適用斷不准草率偷減仍成虛設該署漕督奉旨會辦江南善後事宜所有一切防守章程著隨時會商具奏

已已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

灣道姚瑩奏竊臣等本年九月初十十月初九等日先後
由五百里具奏遵
旨釋還夷俘同遣風夷人兩次委員護送先期遣人往鼓浪嶼投
書及廈門夷官兩次來臺情形具奏在案茲於十一月十
八二十等日接據各委員先後稟稱委員張肇鑾隨坐來
臺夷船護送此次遣風夷人二十五名於十月初八日放
洋初十日即先到廈交收所有先遣投書之效用李逢芳
於九月十九日雇坐漁船放洋遭風漂至廣東惠來縣地
方由陸路啟行十月十二日甫至鼓浪嶼將書投遞其文
武委員盧繼祖梁鴻賓護送釋回之夷目顛林等九人係

九月二十三日放洋。因風不順。收入澎湖。又值風暴連旬。直至十月十九日方息。十月二十一日。始到廈門。先有夷船在港口守候。一見委員船到。即將顛林等九人。攔去鼓浪嶼。尚未給回照。風聞噗嘮嗜。已到廈門。與鼓浪嶼夷商札士必。為何忽生異議。以為臺灣正法之夷人。皆係遭風夷商。不應正法等語。臣等不勝駭異。查臺灣洋面上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即有夷船在南北洋面遊奕。是時並無風暴。及初九日始有颶風。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該夷船係十三日申刻。到雞籠口外洋停泊。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

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我兵亦即放礮回擊。見其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該夷船來臺遊奕。在未起颶風之先。及到雞籠洋面停泊。已在風息之後。且先泊外洋。後進口門。中歷三日之久。何得謂之遭風。如係商船。為何開礮攻我礮臺。所有取獲大小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礮械。尚在可證。及九月初五日。又有三桅夷船至雞籠洋面。攻破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一隻。因上岸夷人。為我兵礮斃。始行退去。似此攻戰交鋒。何竟諱匿不言。而以遭風藉口。本年正月。大安之役。先於正月二十四日。即有三桅夷船三隻。在彰化縣之五叉港外洋巡駛。臣

等設伏定計。密遣漁船。誘其攔淺。擊破沈溺殺斃外。生擒夷眾顛林等四十九人。及廣東奸民陳阿盛等。起獲礟械。內多浙江寧波鎮海營中軍器。鑄有各營字號。並有起獲浙江提督水師號衣。綠色旗幟等件。溫州鎮左營船隻字號。局存火藥數目。水陸程途里數形勢等冊揩。浙江巡撫札溫州左營包遊擊捕盜印文二件。又札包遊擊查獲販買鴉片之閩犯陳往印文二件。潁州營守備札薛外委查守兵陳廷儉有無飲酒生事印文一件。現俱貯庫可驗。若係商船。何有此物。顯係在浙騷擾之兵船。毫無疑義。且據該夷目。及廣東奸民陳阿盛等。供稱係噗嘛喳自定海遣

來。持書尋覓臺灣逃軍張從等內應。相機行事。而張從先於上年。即已由臺被獲正法。果有其人。似此供證確鑿之事。乃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臺挫衄之恥。夷情狡詐。一至於此。且事在和議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實係遭風。亦當乘勢攻擊。方為不失兵機。豈有釋而不擊。捨而不殺之理。況夷人夾板雖衆。其中多係派用商船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無足怪。乃於和議已成之後。追尋前事。謂臺灣不當將其人正法。成何理耶。臣等幸逢

聖明在上。此等無理之言。本不足以上瀆

宸聽。但夷情難定。其在臺者。已感激恭順於先。而在廈者。忽為此

飾情翻異之說。誠恐訛言易滋。於大局甚有關繫。臣等前

於夷官二次來臺摺內。即附片陳明現在來臺夷人。雖已

悦服。但以江浙大幫夷船。尚未南歸。不可不防患於意外。

令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上陳

聖鑒。可否密飭當事諸大臣。留心體察該夷動靜。以善其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噗夷指稱臺灣所殺夷俘。實係遭風難夷。當

命怡良渡臺查辦。計此時應已東渡。茲據達洪阿等奏前年八

月。夷船在臺灣洋面遊奕。是時並無風暴。該夷駛進口門。對二

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我兵隨後放礮回擊。九月又有

三桅夷船至雞籠洋面。攻破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上年正月生擒顛林等夷眾。起獲礮械號衣旗幟。及印文等件。均係浙江各營之物。實非遭風商船各等語。著怡良詳細查訪。儻該鎮道所奏情形。竟有虛飾。即遵前旨辦理。如所奏實係實情。亦當善及大局。將達洪阿撤任。帶至省城。候旨辦理。一面即飭保芝琳接署鎮篆。惟是臺郡人情浮動。奸宄橫行。當該鎮新舊交接之際。尤慮匪徒竊發。或生事端。該督務飭保芝琳會同道府加意防範。無得稍有疏虞。是為至要。達洪阿等原摺。著發給閱看。

二月甲戌。署福州將軍保昌。署閩浙總督劉鴻翺。護理福建巡撫曾望顏奏。竊臣於正月初三日。據閩安營稟報。初

二日巳刻。瞭見有火輪船一隻。進泊五虎門內熨斗洋面等情。當飭署督標中軍副將慶順署水師營參將林建猷署閩安協副將孫雲鴻。前往查詢。該夷船係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浙江定海開駛來閩。因在黃岐洋面衝礁。撞損尾梢。在此修理。並稱定海夷目巴栢架。隨後駕坐數船。不日亦可至閩。意欲換坐火輪船。進省探看馬頭等語。並據交出夷書一封。轉遞到省。而書照會福州府大老爺安啟字樣。內有名帖二紙。一係提督巴圖覽一係繙繹官李太郭。內夷字一紙。不能辨認。另有漢字一紙。語句亦不甚通。曉大意以前此噗喇嗹由閩赴粵。經過五虎時。因風

阻不得進口。令欲會晤福州官員。採看馬頭。臣等查前此
嘆咭唎自浙來閩。先有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江總督耆英咨會之文。令巴栢架等未經各
處咨會。何以突來採看馬頭。惟既經准令通商。自亦不便
拒阻。當即飭派員弁往採。續據稟報初五日午刻。有杉板
夷船一隻。由五虎外洋。駛泊獃斗洋面之火輪船邊。據該
夷船通事向巡查員弁告稱。巴栢架於正月初一日。自浙
率帶夷船三隻。並畫圖夷船一隻。採水夷船一隻。於初五
日駛至五虎門外白犬洋面寄泊。先遣杉板前來投信。其
五船均不能進口。欲借營船。往載巴栢架至五虎門。換坐

火輪船進省。至巴柏架係𠸄夷水師提督官名。巴圖覽係

其人名等語。經孫雲鴻派弁駕坐兵船。前往面詢。巴柏架

又不進省。違其夷守備甲花釐。帶領夷官庇喇花。通事鄭

彩。賫帶夷書。率同跟役舵水八名。駕坐杉板小船。來省投

遞。經署參將林建猷等。駕船護送。於初九日酉刻。同至南

臺地方。臣等即飭署福州府知府史致蕃。兼署海防同知

閩縣知縣王江。會同署中軍副將慶順。出城面見。令其呈

出夷書。該夷弁必欲見一衙門。方肯呈遞。隨飭將甲花釐

等三人。於初十日午刻。帶至藩署二門差房内停歇。當據

呈出夷書一封。書面及名帖二紙。均係照前開寫。内夷字

一紙仍難辨認漢字一紙語意亦不甚明晰大約謂先來之火輪船逢礁損漏是以巴栢架不復來省後有福州官見該國小兵船時時遊玩之語甚屬含糊當飭閩縣知縣王江署侯官縣知縣陳阡詳詰來意據該通事轉據甲花釐聲稱巴柏架因接噗鼎喳照會令其來閩察看地勢選擇馬頭本欲親自至省因火輪船在洋衝礁撞損是以不復進口遣伊齎書前來順便查看地方書內夷字與漢文一樣並無他語所云小兵船時時遊玩係指甲花釐等駕坐小船而來准令遊看而言巴柏架船隻現已駛赴廈門躭擱一二日即往廣東令伊俟火輪船修好亦即赴廈等

語。語氣尚屬恭順。臣等查福州廈門二處。雖准該夷貿易。

而設館通商諸務。均須俟

欽差大臣伊里布等在粵議定。方可舉行。甲花釐等不過奉其夷目差遣前來投遞書函。並查看地勢情形。並無他事。臣等自可無庸接見。當經賞以酒食。即日回至南臺。次早仍坐杉板小船。赴蚊斗洋面寄泊之火輪船上。於十四日午刻開駛出口。現據興泉永道恒昌稟報。本月初九日酉刻有三桅大夷船一隻。進泊廈港。查係夷目巴姓自浙駕來。俟在五虎修理之火輪船開駛到廈。即一同赴粵等語。是巴柏架一船。果已抵廈。該夷此來。尚為馴順。查詢亦無別意。惟

其書詞含糊。據稱來看馬頭。而通商事宜。現在
欽差大臣等。與該夷目噗鼎喳。如何定議。未准咨會到閩。巴柏架
果否係噗鼎喳。令伊前來。亦無明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保昌等馳奏。夷船赴閩投書。選擇馬頭一
摺。據稱本年正月初三日。先有火輪船自浙來閩。衝礁撞損。旋
於初五日。有杉板船一隻。亦泊熨斗洋面。告稱夷目巴柏架自
浙帶船五隻來閩。選擇馬頭。因火輪船遇礁損漏。不肯進省。遣
其守備甲花釐等投遞書函。察看地勢。於十四日開駛出口。其
巴柏架所坐大船。亦已進泊廈港等語。福州廈門二處。既准通
商。該夷船隻往來。自不便於拒阻。惟現在設館通商事宜。尚未

議定章程。此次夷目巴柏架。自稱係噗嘶喳。令其來閩察看地勢。著伊里布即向噗嘶喳告知。並詢明巴柏架等。是否係該酋遣令赴閩。有無假冒之處。據實奏聞。其通商事宜。一經定議。即由伊里布咨交保昌等。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保昌等奏。夷船赴閩投書。選擇馬頭一摺。已由四百里諭知伊里布。令向噗嘶喳告知。是否該酋遣令赴閩。有無假冒。據實具奏。並令通商章程。一經議定。即由該大臣飛咨閩省。以便妥為辦理矣。夷船來閩寄泊。即行進泊廈港。情形尚為馴順。惟夷性難知。行蹤無定。仍著保昌等嚴密備防。不可稍存大意。

巳卯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

竊照撫夷案內。有奏明分年交給之款。臣伊里布前於江

西途次。接奉

諭旨。著會同臣祁𡎴臣梁寶常通盤籌畫。妥為辦理等因。欽此。臣

等查癸卯年分。議明共給洋銀六百萬圓。內有商欠三百

萬圓。前經臣伊里布臣耆英奏明。先於洋商名下。勒限著

追。茲臣等復督飭廣州府易長華。傳集洋商伍怡和等。取

具結狀。限於六月內歸數清交。並先措繳洋銀五十萬圓。

給夷商收領在案。至餘銀三百萬圓。應折給廣平紋銀二

百一十萬兩。復飭廣東布政使覺羅存興。查明各庫款。悉
心籌畫。統計藩庫存款。及寄存海關之款。計可動撥銀一
百二十三萬五千八百兩。運庫可以動撥銀五萬一千二
百兩。二共湊撥銀一百二十八萬七千兩。由該司具詳請
奏前來。覆查此項撫夷銀兩。前經載入和約。奏蒙
恩准。自應按期給領。方昭誠信。而該夷酋現在香港寄居。尤應由
廣東就近籌款解交。以歸妥速。惟本年應給之款。共需銀
二百一十萬。除藩運二庫。堪以動撥一百二十八萬七千
兩外。尚不敷銀八十一萬三千兩。臣等復通盤籌計。查有
鹽課項下。奉部撥補兵餉銀五十五萬兩。似可撥歸給夷

數內。留備支用。具廣東兵餉不數。應請
旨飭部改撥。又本案指撥藩庫銀一百二十三萬五千八百兩內。
新奉部撥貴州兵餉銀十萬兩。應請免其起解。由部另行
籌撥。統計尚不敷銀二十六萬三千兩。應於粵海關新徵
稅銀內。湊解清款。至甲辰乙巳兩年應給之銀。已在各口
通商以後。應將各海關徵收稅銀。儘數撥解。儻有不數。再
由廣東藩運各庫籌款協撥。併請
敕部將此三年內。粵省及各海關應撥應解各項。均暫行停止。
硃批。戶部議奏。
伊里布祁墳梁寶常又奏。再前定和約。本有銀不交給。每

百圓加息五圓之說。即使交不足數。但付與息銀。該夷亦無從藉口。惟鼓浪嶼舟山二處。均有夷兵聚泊。銀項一日不楚。則地方一日不靖。鼓浪嶼不過廈門附近小島。勢類彈丸。尚屬無關緊要。而舟山係定海附郭之區。若夷兵日久逗留。甚有妨礙。且民夷雜處。難保不滋生事端。臣等愚昧之見。似仍以按年籌款清交。方為正辦。其通商輸稅各事宜。連日委員與夷目嗎喇噠等往復面議。粗有規模。惟該夷目等請裁行商。又因省城夷館被焚。自願退居香港通市。一切稽查偷漏。輸納稅銀。不免諸費更張。且餉銀之應增應減。規費之應留應革。頭緒紛繁。必須通盤籌畫。持

以公平方足服夷情而保課額至咪唎㗖咈啷哂各國臣
伊里布到粤後並無乞請往各口通商自因暎夷稅務尚
未明定章程是以意存觀望容俟察看夷情隨時酌辦現
在香港洋面共泊暎夷兵船二十一隻極為安靜足慰
聖廑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等奏籌給撫夷銀款等語覽奏均悉現在
浙之舟山閩之鼓浪嶼皆有夷船若日久停泊恐生事端自應
照議按年籌款清交為妥其通商輸稅事宜亟定規模惟該夷
目請裁行商並願退居香港通市將來稽查偷漏輸納稅銀已
費更張且餉鈔之應增應減規費之應留應革該將軍務當通

盤籌畫持以公平以順夷情而裕課額至咪唎㗰咈啷哂各國現無乞往各口通商之事儻㖆夷稅務定有章程後該二國乞請通商著伊里布察看情形隨時酌辦一切務臻妥協以副委任

辛巳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等因欽此臣查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署石浦同知黃維誥稟報十二月初六日有夷船二隻由西北駛至缸司礁洋面停泊夷人放杉板船登岸買

取食菜。詢欲前往福建山東路過石浦。少頃。又有夷人手持名帖二紙。一書末氏碧。一書得巳士。進署求見接晤之下。求派本地水手。領赴福州及山東之登州。當經黃維誥答以石浦漁戶。素不遠出大洋。不便派撥。該夷即回船而去。情殊叵測。咨請查辦。臣查前據夷酋噗啸喳議定。除五港口之外。其餘沿海一帶。俱不准夷船來往。福州雖在五港之內。但現在尚未開市。登州則非該夷應到之地。今求派撥水手。領赴福州登州。係屬違背議約。惟覈該同知所稟夷船。係從石浦西北而來。先稱前赴廣東福建。查石浦之西北。即係定海。若由定海前赴山東。當逕望北行。不必

南趨石浦。恐係定海夷船之赴鼓浪嶼香港者。誤入內洋。因多暗礁。是以求派水手領出。言語不通。致有舛錯。即經飛飭甯紹台道。委員前赴定海跟詢。一面咨會伊里布。就近向嘆酋查問明白。令其切實諭禁。毋許沿途生事在案。至定海停泊夷船。本由鎮海縣差探稟報。皆係約畧之詞。迨署定海同知王丕顯到任後。始由該署同知按五日申報一次。其呈報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文內。敘有咪唎㗌船一隻。裝賣洋布小呢。又咈啷哂船一隻字樣。又據呈報上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文內。敘有咪唎㗌船一隻。有六七十人。咈囒哂船一隻。有一百多人

字樣。臣當因咪唎㗳咈囒哂船二隻。人數較多。情有可疑。
是否即係前報在定海寄泊之船。飛札甯紹台道確查稟
報。並行沿海各省。見有夷船駛過。無論南來北往。俱即呈
飛稟報。以便揆情酌辦去後。嗣又據署定海同知於呈報
上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文內。敘有咪唎㗳船一
隻。咈囒哂船一隻。裝有洋布等貨字樣。又據另報該二船
俱於十二月十五日。駛往南洋而去。截至正月初五日止。
定海共有夷船二十三隻。亦在案。又於上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接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定海廳紳士金士奎等呈
稱。𠸄夷日與定海民為讐。或罰銀錢。或加鞭撻。視紳士如

捕役。指良民為匪徒。咨請照飭噗酋。嚴加約束。又經臣查

前據噗酋文稱。嗣後華噗民人。彼此友睦。噗商在內地暫

居只為利益自圖。如與中國商民不睦。利益從何而圖。必

當常行管束。令定海夷酋。與定民不睦。誠恐激而生事。地

方官彈壓不及。諭知噗酋。令其飛飭駐定夷目。嚴行約束

又在案。又於本年正月初九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

署定海同知王丕顯禀。據生監王顯金等呈稱。定海夷酋

郭士立。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飭王顯金等充當董事。

安良緝匪。並逐日交給字條。令其捐銀建復書院。育嬰院。

養濟院。苦老院。埋葬屍棺。延請男女塾師。教訓學生。並捐

銀給予差役。又令董事塾師。赴夷酋處商量。咨請裁辮役

經臣查定海地方。屢遭兵燹。民間困苦已極。仰蒙

皇上如天之德。不惜帑藏。既賞口糧。又給修造房屋之費。並普免

錢糧。增廣學額。凡所以教養斯民者。業已無微不至。若書

院等項。固當隨時修建。而民間元氣未復。斷不能有此餘

力。同時並舉。童子讀書。其父母自能料理。不必官為延師。

女孩以針黹炊爨為事。從無勸令讀書之事。亦無婦女能

為塾師者。差役飯食。更無令董事措給之理。生監亦非擒

捕匪類之人。必有奸民播弄挑唆。欲令兩不相安。從中取

利。設或因此激成民變。不獨定海夷酋無顏對人。更恐各

省民人。聞風固結。於將來貿易。大有關礙。諭知噗酋。令其熟思審處。又在案。旋據吳淞等營縣稟報。正月初九日川沙廳三尖嘴洋面。有雙桅夷船一隻。由南駛來。臣當飛飭蘇松太道。委員馳往。查係何國之船。來為何事。稟覆覈辦。並准提臣尤渤知會。已委弁前去查探。該夷船於十一日仍望南去。不及詢問等情。適接伊里布遞到夷酋噗㖹喳照會。內稱該酋原望與臣於廣東會面。今奉

大皇帝另有調度。實深欽服。現與

欽差大臣伊。及各位大人籌議。諸事自可妥治。至臺灣誅戮夷囚一事。該酋在江時。並未聞知。非敢於受撫後另生枝節。既

敦和好。亦不必因此介意。只求

大皇帝執法辦理。並准伊里布亟稱。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與

該酋會晤。情詞極為恭順。惟總以臺灣戮俘為藉口。經伊

里布恭宣

諭旨。該酋頗知感激。即留夷目嗎嚧噘。囉咱唎。在省聽候議稅等

情。正在覈辦間。又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喋酋照會內

稱接定海夷酋知會。現在派委都司官祺烈。帶領吐吶吟。

嗶囉噫。小船二隻。由甯波之韭山海島。直至香港。測探沿

海沙水。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並無別心。不必猜疑防

範。阻其買取食物等情。劉韻珂以應否轉飭遵照之處。咨

商前來。臣查覈該酋照會劉韻珂之文。係接到定海夷首知會。再行照轉。於十二月十九日。經廣東發遞。而其文內。現在派委四字。則由定海一面派船查探。一面知會嘆酋無疑。為時已久。既已無從阻止。即轉行沿海。亦屬不及。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浙江之石浦所見夷船二隻。本年正月初九日江蘇之川沙。所見夷船一隻。恐係即此二船。查該夷貨船向在廣東內洋行駛。係雇本地漁船。為之引水。連年用兵。係用火輪船探水引導。貨船較兵船為重。況通商之後。又不能常用火輪船導引。據稱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似亦不盡假託之詞。惟夷性狡獪。不可深信。更不可

稍露張皇。當即密飭沿海文武各官。欽遵節奉

諭旨。妥為防範。如再有夷船駛至。即示以無疑。直上其船。查明實

係何國何項船隻。來意何居。星飛稟辦。並藉收到樸酋照

會為名。用文照覆。告以臺灣戮俘。已奉

大皇帝大公無我。曲示懷柔。不因誅戮在議撫之先。置之不問。凡

屬唊夷。必當頂戴

天恩。中心誠服。消釋嫌疑。永敦和好。至該夷目祺烈帶領吐吋唫

等二船。赴閩粵沿海。測探沙水一節。中國海道。愈至內洋。

水勢愈淺。沙礁愈多。舟行每形阻礙。將來該夷北來商船。

斷不能常用火輪船導領。亦難常雇中國漁船引水。致多

糜費。不若由海水大洋行駛之為穩當。此非心存疑慮。欲令該夷船不近內洋。祇因既經通市。即當彼此相顧。是以推誠向告。其未氏碧得已士二船。及川沙洋面所見之船。是否即係吐吶吟等二船。咪唎㗼㖔囒哂二船。是否已回廣東。以後定海夷船。如須由內洋南去。務必就近知會甯紹台道。行知前途。以免猜疑。切實照知噗啇。令其妥為辦理。又在案。總之夷性多疑。而又好動。防之過嚴。易生猜忌。任其所之。又殊叵測。況我武備尚未修明。民氣尚未復元。防亦不勝其防。全在沿海文武各官。取鑒前車。臥薪嘗膽。勿以撫議為必可恃。亦勿以撫議為必不可恃。更不可稍

形恇怯。妄事驚疑。同心協力。外示無猜。內懷慎密。設有夷船駛至。挺身前往。曉以至誠。諭以利害。祛其疑而破其奸。鎮以靜而制彼動。雖狼子野心。不敢信其必無反覆。而誠能格物。似能令其就我範圍。否則徒煩文告。無裨實濟。臣現已派委熟悉夷情之洪湖營千總陳百齡。帶同江甯城守營外委邱永安。由江蘇沿海一帶。直至定海。密加偵探。冀得實情。以破羣疑。

硃批所見甚是。妥慎為之。

癸未。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廈門鼓浪嶼寄泊夷船。干預民事。上年。龍

溪地方黃吳村莊拾獲漂流木筏事主赴夷告訴吳姓被焚房

屋十三所黃姓出洋銀六百圓獲免又同安附近械鬬夷匪得

銀助鬬其赴臺載米商人在洋被搶亦訴於夷目代為緝獲財

米均分其閩廣交界之南澳地方該夷蓋館築樓並設教場操

演隨處肆掠婦女擅辦民事等語如果屬實則夷目干預民事

奸民藉端勾結不可不防其漸再臺灣港口雞籠山打狗山二

處沙礁甚險須用平底船及熟諳水路者方能前進近聞夷船

在廈勾引奸民要用平底船一百四十隻難保不別存詭計著

劉鴻翶嚴密訪查務得確情據實具奏並著怡良於自臺內渡

後嚴飭該鎮道等於雞籠山打狗山及鹿耳門扼要之處加意

防範。嚴緝海盜奸民。慎勿稍存大意。將此諭知怡良。劉鴻翱。並
諭竇振彪。普陀保。知之。
丙戌。著福州將軍保昌。署閩浙總督劉鴻翱。護理福建巡
撫曾望顏。福建水師提督竇振彪。奏。竊照夷酋巴柏架遣
人至省投書。旋即回船。先後自省港開往廈港緣由。經臣
等恭摺馳奏在案。臣劉鴻翱因該夷船既欲駛赴廈港。當
即密致竇振彪。暨興永泉道恆昌。俟其船至。看其如何行
止。臣竇振彪接據差報。初九日酉刻。果有三桅三層礮大
夷船一隻。收泊鼓浪嶼。探係夷酋巴柏架坐船。遂於初十
日會同興永泉道恆昌。親赴該船相見。次日該夷酋巴柏

架。率夷官十數人。前來答拜。內有李太郭者。係派駐廈門
管理夷事之官。由定海同幫南下。尚有火輪船一隻。在洋
損漏。往省港修理。俟該火輪船到廈。即便駛往香港。其李
太郭須俟月餘。仍回廈門等語。情意甚屬款洽。臣保昌等
接據署閩安協副將孫雲鴻稟報。轉據該營護送寄泊火
輪船出洋之護都司陳喬柏。自洋回營。稟稱十四日午刻。
該火輪船臨開時。據該夷通事送交書信一封。面寫夷字。
不能辨認。又船圖一紙。內繪雙桅夷船二隻。註有漢字一
註此船名班得。委員一名奸爾臣。載礮十八尊。一註此船
名士打靈。出海名加用治。載礮四尊。又於圖內中間註此

二船約四五十日。可到此地。船內通事一名等字樣。並據該通事口稱此二隻船若到。惟由五虎門外行駛。畫圖探水。約四五十日內可到。即將夷信送交。如五十日以外。不見此船。不拘遇見何項夷船到此。亦將此信齎交。留此船圖。以為辨認等語。臣等以既准通商。自應將夷書存俟妥交。旋據差探該火輪船一隻。亦於十九日午刻。駛到鼓浪嶼。並該夷酋巴柏罘船隻。於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後開往廣東。現在鼓浪嶼尚泊夷船六隻等情。臣等查該夷酋船隻。此次由浙來閩。遣人至省投書。稱係噗嘛喳照會巴夷酋來看馬頭。後復駛往廈港。停泊數日。開往廣東。均極靜

帖。所稱噗嘛喳照會之言。似屬可信。再督臣怡良。奉

命渡臺。已於正月十四日放洋東渡。

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昌等奏。夷酋已柏架船隻。開往廣東。極為安靜等語。夷酋已柏架。乘船收泊鼓浪嶼。與竇振彪等相見。並於火輪船出洋時。有該夷通事留下書信。求為代送夷船等情。現在該酋船隻已開往廣東。是其所稱係噗嘛喳照會。來看馬頭之說。尚屬可信。惟夷船往來無定。此時既准通商。固未便加之拒絕。而藉端生事。亦不可不豫為防範。據奏怡良業已放洋東渡。劉鴻翱現駐泉州。務當會同璧昌。曾望顏。竇振彪等。飭屬隨時偵探。加意防維。總當持以鎮靜。妥協辦理。毋稍疎忽。是為至

要。

庚寅。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勳奏。伏查虎門內外原設各礮臺。均係依山臨海。就地取勢。內而上橫檔之東西二面。原設橫檔永安二臺。上橫檔之東北對岸。原設鎮遠靖遠威遠三臺。上橫檔之西對岸。原設鞏固礮臺。上橫檔之後大虎山。原設大虎礮臺。由上橫檔而東南。逼近大洋。原設大角沙角二臺。連新涌蕉門二臺。及下橫檔原築有泥土臺一座。共計礮臺十二座。除新涌蕉門二礮臺。地居小海口。並未十分損壞。應照舊補築堅固。無庸再議。並下橫檔泥土臺。業經坍毀外。其餘

各臺。在當日擇地建築。自屬天然形勝。惟今昔情形不同。控制必期盡善。臣等詳加詢訪。多謂舊臺過低。防洋盜則有餘。若夷船駛入。則彼船較高。我之礮臺內情形。彼皆一望而知。難以制勝。且臺形有如扇面。礮臺多在正面。而側面礮口無幾。若夷船駛靠側面攻擊。亦難抵禦。訪問外夷各礮臺。其做法式樣高下。並無一定。礮牆係用三合土建築。又參差不齊。多作大小人字、形。緣用石砌築。則石性剛脆。一經轟擊。碎石飛散。三合土性質堅實。既可受礮。而牆形參差。發礮時又可錯綜向外攻擊。現經臣等悉心公同酌覈。臺基仍用石砌。礮牆則用三合土修築。計有仍照舊

基建築。而加高培厚者。有應添建以資策應者。有應連兩
臺為一臺。添築礮牆者。有原舊地勢未合。必須移建者。謹
繪圖並另繕說帖。恭呈
御覽。至此項工價。覈實估計。共約需銀將及四十萬兩。查自議築
虎門礮臺以後。即據各紳士具呈捐臺認修。並據各官紳
商民陸續呈請捐輸修費。截至上年九月底止。所捐銀錢
除修船鑄礮外。計捐修虎門礮臺經費。共銀一十一萬三
千餘兩。又於上年十月起。截至十二月十七日奉文停止
捐輸以前。陸續據各官紳人等。捐銀一十六萬七千餘兩。
合計先後所捐銀錢數目。已及二十八萬兩有零。尚微有

不足。現在官紳士民。仍陸續呈請捐貲。情形仍極踴躍。約計工費總可敷用。無須另行籌款。所有已捐之項。臣等隨時飭令備齊。交貯善後總局。隨時發給支用。仍令委員督同辦理。務期工堅料實。費不虛糜。

上橫檔山舊礮臺。在橫檔山之東。永安舊礮臺。在橫檔山之西。原建兩臺。敵臺。礮牆共計二百二十一丈。開礮口一百零四箇。今擬將兩臺改築。聯為一臺。周圍共計二百八十六丈。開礮口二百箇。仍增高培厚。至橫檔舊臺下之月臺。臨海起築。緊靠石壁。敵礮轟入。碎石飛落。兵難站立。前面又難展寬。應緩修築。

下橫檔山舊有土礮臺。業已坍毀。令擬改建三合土礮臺
一座。全山圍築敵臺礮牆。周圍長二百一十丈。開礮口一
百五十箇。
鎮遠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前面敵臺礮牆。周圍四十丈。
開礮口四十箇。山上圍牆長八十丈。此臺亦後靠石壁。但
前面難以展寬。令照舊修築。增高培厚。
擬新築鎮遠山腰礮臺。在鎮遠臺之右。此處向無礮臺。令
擬添築周圍礮牆寬六十三丈。前面礮口二十二箇。
靖遠舊礮臺。臨海起築。現在前有沙灘淤出。原建前面敵
臺礮牆長六十三丈。開礮口六十箇。山上圍牆長一百零

八丈。此臺左與威遠臺逼近。而臺勢坐後。發礮有礙。令仍
照舊址。於敵臺前展築耳臺二處。又於臺左添築礮牆。與
威遠臺聯絡。計礮牆長八十三丈。仍開礮口六十箇。增高
培厚。
威遠舊礮臺。臨海起築。臺左有石底一段。原建前面敵臺。
礮牆長四十丈。後圍牆長三十丈。開礮口四十箇。令照舊
基修築。仍設礮口四十箇。擬在臺左加築礮牆長四十二
丈。再開礮口四十箇。後圍牆亦加築三十丈。增高培厚。
擬新築威遠山腰礮臺。在威遠臺之左。此處向無礮臺。令
擬添築周圍礮牆。寬三十三丈。前面礮口十五箇。

鞏固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臺基灣長五十一丈。敵臺長二十一丈。開礮口二十箇。惟臺後近靠石壁。且橫牆之西。止此一臺。勢亦較單。今擬移建於稍南山麓。分為二臺。新建鞏固北臺一座。敵臺礮牆長二十二丈。後圍牆長四十丈。開設礮口二十箇。又新建鞏固南臺一座。敵臺礮牆長二十五丈。後圍牆長三十七丈。開設礮口二十三箇。俱較舊臺增高培厚。

大虎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前面敵臺長四十丈。後圍牆長八十丈。開設礮口三十二箇。此臺亦後靠石壁。然前面難以展寬。今擬照舊修復。敵臺加長二十丈。開礮口三十

二箇。增高培厚。

沙角舊礮臺。隨山勢斜坡起築。原建臺基周圍長四十二丈。開礮口十五箇。令改建前面敵臺礮牆灣長二十八丈。後圍牆灣長二十八丈五尺。左面添礮口三箇。共礮口十八箇。後圍牆開搶礮口二十箇。仍增高培厚。

大角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敵臺灣長四十七丈。後圍牆長四十六丈。開礮口十六箇。此臺亦後靠石壁。但無地移拓。應照舊修復。增高培厚。

再查上橫檔山。孤懸海中。四面遼闊。南至下橫檔山一百六十餘丈。東北至威遠礮臺二百七十餘丈。北至大虎礮

臺六百餘丈。西至筆固礮臺五百餘丈。南至大角礮臺一千一百餘丈。東南至沙角礮臺二千一百餘丈。大角沙角二礮臺。兩相對峙。海面計寬一千一百七十餘丈。

諭軍機大臣等。祁墳等奏修築虎門礮臺一摺。據奏礮臺過低。難以制勝。有仍照舊基建築。而加高培厚者。有應添建。以資策應者。有應建兩臺為一臺。添築礮牆者。有原舊地勢未合。必須移建者。朕披閱圖說。臺形較舊加高。礮口亦多。所辦尚屬周密。著即照議辦理。惟防守礮臺兵弁無多。其在緊傍山麓者。設遇有警。應如何為後路接應。以防抄襲。其孤懸海中之礮臺。尤不可無策應之兵。儻遇有警。應如何一呼即至。既可保護礮臺。並可

出奇制勝該督等均未議及著祁𡎴程矞采吳建勳體察情形。悉心妥議。再行具奏。務須層層慮及。確有把握。勿徒以工料堅實。信為有備無患也。

署閩浙總督劉鴻翱奏。竊照已夷酋遣人至省投書。稱係嘆夷酋照會來看馬頭。因船漏不能至省。由廈港開往廣東。並已進省港之火輪船。臨開時留夷書一封。緣由先後經臣等恭摺馳奏在案。臣等因未接到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江總督臣耆英咨會。是以不能無疑。茲於正月二十七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開。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據嘆

酉送到照會貴部院公文一角。請由本大臣咨送前來。相應備送查收折閱覈辦。仍希將接收日期見覆施行。俟有照覆。仍由本大臣處。轉付該酋接收。計咨送照會公文一角。內二件。一件係夷文不能辨認。一件係漢文。內開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男爵㗱為照會事。昨接本國水師軍門提督巴。由定海寄來咨文一件。內開現在派委都司官祺烈。帶領吐吶吟嗶囉咭小船二隻。由甯波韭山海島直至香港。探測沿海一帶沙水。意在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一俟議定開港之日。得以往返無虞。為此咨請本公使照會貴部院。暨閩浙督部堂。浙江撫部院等。轉諭沿海文

武員弁若見此二船前來探測係出通商相好美意並無別心各官不必猜疑並不可阻其向民間買取柴水食物俾得便於接濟等因准此理合咨明貴部院求即依如所請諭令所屬文武如見二船採水切勿阻其向民間買取食物並不必生疑防範爲此照會等因前來臣等查嘆夷酋照會內所言小船二隻沿海採水係因巴夷酋照會爲通商起見則巴夷酋之遣人至省投書稱因嘆夷酋照會來看馬頭自屬事之必然其留夷書一封託交畫圖採水二船雖船名一同一異要實有此二船是事事均有關照可以信而不疑

硃批知道了。

辛卯。杭州將軍特依順。杭州副都統恆興。乍浦副都統吳必濬奏。竊孥等前奉

上諭。現在㕭夷就撫。浙省各海口。仍當加意防範。種種善後事宜。著特依順等。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遵查設防之策。戰守兼資。一切布置經營。總不能不因乎地利。浙省海口林立。為最關緊要者。東則寧波。西則乍浦。自夷氛不靖。寧波與所屬鎮海定海二縣。先被攻陷。迨上年四月間。該夷復自寧波竄犯乍浦。旋又自乍分船至尖山窺探。不敢深入。即行揚帆北駛。侵擾江蘇。是乍浦者浙江

省城之藩籬。而亦江蘇吳淞等處之保障也。乍浦之守若固。杭州固可恃以無虞。江蘇亦可藉以為衛。是其緊要不亞甯波。自被兵以後。礮臺城堡船隻。悉被摧殘。駐防旗兵暫駐嘉郡。非重加整治。不惟無以資防範。兼亦無以復舊觀。奴才吳必滔抵浙接印之後。馳至省城。與奴才特依順恒興。及撫臣劉韻珂。面加商酌。該處應辦善後事宜。奴才特依順於封篆後。隨即起程。會同奴才吳必滔。逐加相度。查看該處原設城垣一座。滿兵即在城外駐紮。現在四面城牆。多有坍塌。東南西南兩處城垣。坍塌尤甚。內外竟可通行。而東南北三處城樓皆無。西門雖有城樓。已損壞不堪。至副都

統衙署。與左右二司公所及樂庫班長等房屋。並理事同知衙門。多被毀壞。此乍浦滿城內之情形也。至滿城外距大海。不過里許。左則山麓聯互。右則塘岸袤延。形勢散漫。並無口門。該處原設葫蘆城礮臺一座。現被夷礮轟毀。其水師參將及守備等官衙署。亦多被拆。額設戰船。均已焚燬無存。此乍浦城外之情形也。臣等勘畢之後。會同籌商。伏查乍浦控引江浙。實為沿海重鎮。守衛之策。不可不切實講求。惟相度地勢。該處距海既屬密邇。且無險要可扼。一遇海寇竊發。不惟塘岸地本平衍。處處可登。其沿海一帶。自湯山至獨山。蜿蜒九座。山頭形勢卑薄。且近接灘塗。

皆可攀越○斯即多建礮臺○亦恐未能得力○況塘岸則路極
逼窄○山壁則徑屬欹斜○亦有不容多為建築之勢○查我
朝於乍浦地方○既設綠營之水師○復駐八旗之官兵○原以其
地險要○是以不惜餉糈○多駐師徒○以資控制○無奈承平日
久○武備廢弛○水師既屬怯懦○旗兵亦未精練○遂致強寇一
臨○將亡兵潰○今重修邊備○若不整頓兵技○徒事興築防工○
無論限於地勢○不能格外建設○即使布置周密○而兵不足
用○仍屬無補事機○且恐利器轉以資敵○奴才等愚昧之見○此
時惟當以訓練兵丁為第一要務○使其技藝日精○膽氣日
壯○則設遇強寇憑陵○不能勝之於水者○或可勝之於陸○至

於礮臺等項。即當興修。以為衝鋒之備。但使兵果足用。未
始不可以卻敵。正不待紛紛添建。徒耗帑金。至船隻為水
師要具。從前戰船。制度卑小。工料偷減。本屬有名無實。況
現已被燬無存。自須另行製造。現在提臣李廷鈺擬造同
安梭船。應俟造成之後。如能得力。再將乍浦水師營船隻
接續興辦。以資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特依順等奏。勘明乍浦形勢。會籌善後事宜一摺。
據奏該處無險可守。多建礮臺不能得力。當以訓練兵丁為要。
所見甚是。兵丁技藝。果能膽壯。不能勝之於水者。或可勝之於
陸。著即責成該將軍等。將該處滿洲綠營官兵。竭力整頓。一洗

從前惡習。務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方為不負委任。至地利所不足。當以人事補之。若因其無險可扼。遂置不議。設遇海上有警。必至束手無策。若仍於近海口岸。設礮安兵。一被強寇轟擊。勢必如前潰散奔逃。尚安望其轉戰成功耶。所稱或可勝之於陸。臨敵恐亦無把握也。著耆英劉韻珂會同該將軍等相度形勢。悉心籌畫。儻寇船近岸。其未登陸以前。作何準備。既登陸以後。作何截擊。務操勝算。不致臨事張皇。庶可有備無患。至現在建築城垣。修理衙署。所費已屬不貲。若一切拘循舊制。於防守仍無實濟。該處駐防官兵。有無可以量為變通之處。並著耆英等留心體察。妥議具奏。所請另造戰船。俟李廷鈺擬造同安梭船

造成後。如能得力。將乍浦水師營船。接續興辦。著即照議辦理。將此諭知耆英特依順劉韻珂恒興吳必滈知之。

乙未。兩廣總督革職留任祁𡎴。廣州滿洲副都統裕瑞。廣州漢軍副都統官文奏。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於二月初四日因病出缺。請

旨迅賜簡放。以資接辦

祁𡎴又奏伊里布病重時。有軍機大臣字寄一件。囑臣敬謹閱看。令代為查明覆奏。內開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三

日。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

等因。欽此。臣查此案先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及兩江督臣

耆英。先後咨會到粵。即經伊里布明晰照會噗喃喳。令其

查明約束。勿許夷船任意游奕。並委前署上元縣吳廷獻。

向夷目嗎禮遜等。詳加採詢。據該夷目等聲稱噗喃喳因

前此駛往福州。沙水未能熟悉。曾經派船二隻。沿海探量。

業經照會江浙有案。所有未氏碧得已士等。即係前經派

往之夷目。並非別國夷人。亦斷無欲往登州之事。自係通

事傳語舛錯。現在夷目巴柏駕由定海駛向香港。業經噗

喃喳向其查詢無異。因噗喃喳現在香港。公文往返。有稽

時日。想不日亦即可備文照覆等語。溯查該酋前曾有露

口文書二件。况伊里布加封。遞往江浙。內有遣船二隻。赴
溫台一帶韭山洋面探量沙水之語。覈與嗎噶㗋等所言
相符。且登州既不在議准通商各口之內。亦非商賈輻輳
之鄉。似該夷勿須前往。如果另有詭謀。亦必無登岸見官
求派水手引帶之理。所言似屬可信。其咪唎㗎咈囒哂前
在定海寄泊之貨船二隻。現查均已駛回廣東。噗㖿喳現
居香港。極為安靜。通商輸稅各事宜。現在伊里布辦理稍
有頭緒。惟款項紛繁。必須逐條詳議。夷情向背。全繫乎此。
現當喫緊之際。未便稍與延緩。臣即一面與江蘇臬司黃
恩彤。四等侍衛咸齡。廣東藩司覺羅存興等。督飭委員趕

緊妥辦。並諭知該夷酋等。以伊里布雖經病故。而應辦稅
餉一切照舊辦理。各條款議定。臣即代為具奏。以安眾心。
諭軍機大臣等。祁𡎴等由驛馳奏。伊里布因病出缺。已降旨加恩
賜卹矣。該將軍正與夷人商定稅項。當喫緊之際。驟聞溘逝。深
堪悼惜。所有應行接辦事宜。著即責成祁𡎴督同黃恩彤咸齡
二員。趕緊妥辦。該二員本隨伊里布籌議通商。熟悉情形。且與
夷酋接見數次。必能相度機宜。妥為辦理。祁𡎴惟當曉諭該夷
酋。以伊里布現雖身故。一切未經議定事件。該督現仍交帶來
辦事之黃恩彤等。一手經理。凡有應商各款。儘可與之斟酌。該
督奉旨接辦此事。即與伊里布無異。如此明白宣示。該酋必能

靜候查辦也。至伊里布所議各款。該督務即督率該員等。逐條詳議。明定章程具奏。藩司存興著毋庸派令同辦。

丁酉。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象山焦山各處。雖間有礮臺。但恐造築未能如法。茲發去演礮圖說原本一冊。重訂演礮圖說一冊。小銅礮及礮架式樣四匣。著耆英祇領。悉心覈酌。按式鑄造等因。欽此。臣當即躬率在省司道。及印委文武各官。謹敬祇領。詳加覈酌。內照舊式另換工料之礮架。利用於寬大平正礮臺之上。又仿夷船內所用礮架。利安於船艙之中。又平底兩層四輪中用磨

盤心礮架利用於船頭及平原曠野四面皆可埋伏轟擊

之處均屬合宜其照夷式四輪礮架前身過短非將礮尾

落低礮口昂起難以施放係可以擊高而不能致遠之具

以現在情形而論不甚相宜現在擇定之式各製一具查

照演礮圖說試演妥當再行如式一律成造並將演礮圖

說刊刻頒行各營令明白文義之人與各弁兵先行口講

指畫日夕講解俾知放礮之法然後照式試演以利軍用

惟礮之為物以礮身為體礮彈為用膛口為體中之用火

藥為用中之體施放時則以礮臺船隻為體礮架為用而

其功效在於裝藥準頭繫乎礮規凡此數者皆係相輔而

行。設有一項不能精良。雖長於放礮之人。亦屬技無所施。
各項皆精。而裝藥下彈燃火不得其法。更屬前功盡棄。臣
愚以謂用礮必先講求鑄礮。而鑄礮必先講求造模。蓋礮
身之長短厚薄。火門之大小前後。是否合度。膛口之是否
圓整光滑。礮耳之是否前後適均。惟模為之主。故造模必
得無毫髮缺陷。方為可用。其煎鍊銅鐵之法。當化去土性。
退盡渣滓。俟其火候恰好。如油如水之際。不疾不徐灌入
模中。待冷定取出。儻外體雖好。而內膛有病。即為廢物。必
得表裏如一。而後礮之體質始具。再視其膛口之大小。以
配礮彈。其造彈之法。務取圓活。置彈於膛。無一絲空隙。一

毫阻礙始能致遠有準茍有空隙則火氣傍洩彈出無力不獨不能致遠且斷不能有準若有阻礙則火氣為彈所閉藥性猛烈礮體雖堅恐亦難保無炸裂之虞今之言礮者皆計礮身之輕重以定其能否擁堅而不計膛口之大小與礮彈之是否圓活安設之是否得地是但知其體而不知其用用既不知空有此龐然鉅物擎以礮架置諸礮臺徒糜帑藏貽笑外夷於備禦之法仍無稗益前此署漕

臣李湘棻建議自儀徵縣南北兩岸起至江陰縣南北兩岸止添建礮臺二十五座安設一萬五千斤起至五六百斤大礮三百五十八位為舍水守陸寓兵於農之計惟就

江蘇形勢而論。似有未盡然者。即如狼山福山一帶。江面寬至八十餘里。舟行其中。雖有數萬斤大礮。亦萬萬不能擊及。至鵝鼻嘴圌山關等處。江面寬自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不獨一萬五千斤之礮。難以安設。恐八千斤之礮亦難施放。蓋礮體重至八千斤。苟能事事合度。一發可去十餘里。當兩岸夾攻之際。礮口必應隨船所向。船在中流隨溜趨避。設不能擊及其船。必致南北自相攻擊。且自儀徵以訖江陰。鑄礮造臺之費。據李湘棻持籌以算。已需百萬。則併儀徵以上。江陰以下。沿江沿海地方而計之。非千萬不可。請帑既經費有常。民捐又無此政體。事既多所窒礙。勢

即難以奉行。至舍水守陸。則水師廢。水師廢則不必夷人之或有反覆。即沿海沿江之土盜。已足為害。若寓兵於農。團練鄉民。令其各自為守。誠為目前善策。若一經官為處置。不能不假手吏胥。弊端即由此而生。且安分者各有恒業。當此生齒日繁之際。小民終歲勤動。猶恐事育無資。似難於無事時。強令耗財費力。舍其本而講求武備。好事者本無恒心。一聞團練之令。必將攘臂而起。藉為口實。派飯食於殷富之家。習拳棒為鬬很之計。若再加以司徽之權。其弊更不可勝言。即使設立團長以約束之。申明紀律以經制之。須知官為設立之團長。非無賴不肯當。非無賴之

尤者不敢當。一無賴已足為害。聚集無數之無賴。而假之事權。遍布於沿江沿海地方。竊恐有事之秋。未得禦敵之利。無事之時。先受騷擾之害。臣身任封疆。不敢不熟籌利害。務求先避其害。不必專趨其利。前在揚州。曾與李湘棻互相辨難。折衷於是。是以前此善後條款內。皆未議及總之礮臺礮架礮位三者。與其徒取多而大。莫若精而少。精則一礮得一礮之用。不精則雖多雖大。亦奚以為。至設守必當水陸並重。不可偏廢。團練只可勸民自為。不可繩之以法。即如廣東省義民。屢挫夷鋒。使民間自相團結。並非官為處置。又如江蘇省上年夏間。沿江沿海一帶。民間雖

多遷避。亦有不待官令。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守望相助。自行聯絡。夷人取鑒前車。不敢正視。匪徒畏其齊心。不敢橫行。迨夷人退出大江之後。即漸行復業。皆民間自為計。非官力能以致之。但事急可以不令而行。事緩恐雖令不從。緣經費不貲。能暫而不能久。亦僅能自禦其侮。不能驅之使戰也。[illegible]惟有慎選守令。教養兼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平時使得各遂其生。臨事方可藉資其力。慎選將備。勤加練習。防陸專重槍礮。防水當於船隻之外。另練泅水兵丁。庶可明則水陸夾攻。暗則於水底取勝。兵民協力。眾志成城。方為萬全之策。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旨議造礮架並辦理情形一摺。據奏用礮必先講鑄礮。鑄礮尤須先講造模。並籌及膛口礮彈等項。所論皆中機要。至團練鄉民。該督奏稱先避其害。不必專趨其利。及礮臺礮架礮位。務取精良。不在貪多。並水陸必須並重。不可偏廢。團練聽民自為。不煩官力。惟在慎選守令將備。以期兵民協力。眾志成城等語。現籌辦善後。自以固結民心。嚴申軍律為要。而民情之向背。兵力之強弱。總視該管文武員弁稱職與否。該督所論。固已得其要領。務須行之以實。方可收得人之效。勉益加勉。以副委任。

己亥。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正月二十三日。直隸總督訥

僧經額奏議覆善後章程各條一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天津善後章程各條於上年
十一月間臣等遵
旨覈議具奏在案該督已將奉
旨准行各條分別遵辦茲將應行議覆各事宜籌議具奏臣等詳
加覆覈如原奏內稱練習水師請於天津鎮所屬大沽左
右兩營海口營葛沽營祁口營通永鎮所屬中左右北塘
各營無分馬步守兵擇其善於鳧水者於就近海河內勤
加教演隨練隨挑大沽等處以七百名為率北塘等處以
三百名為率水中技藝一體操演應於每年三月初十日

起。至八月二十日止。操演之期。間二日一次。如遇風雨。不准改期。常時由該管將弁督操。各該鎮每月臨驗二次。上等優賞。中平者再練。生劣者改練別項技藝。所需賞項由天津道在加價生息銀內支銷。每月仍將操演分數報查等語。臣等伏思水中技藝。全在習練純熟。應如所議。隨練隨挑。按期操演。平時勿任畏難苟安。臨事方可出奇制勝。該督仍以時親往校閱。並責成該鎮及將弁等。嚴明賞罰。俾兵丁皆知懲勸。毋得日久視為具文。至山永協所屬各營分。通海河道。既據查明多係淺水。距營甚遠。操練水兵。未見得力。應如所議。令專習馬步技藝。防備陸路。以期精

專。又原奏稱巡哨船隻。現在購得堅實商船二十隻。每隻可容五六十人。出入攔江沙。甚為便捷。棚索篙槳燈旗鍋竈。一律備齊。由道會鎮驗明後。大沽各營分領十三隻。北塘各營分領七隻。平時巡哨操演。足敷輪轉。若海洋有警。臨時添雇小號漁船。派明白風潮之弁兵。分載火礮炸礮火箭等器。假扮商漁。停泊島嶼。設法驚擾等語。臣等查海洋防堵。全在船隻駕駛靈便。方可得力。該處海口既購得堅實商船。分營承領。管駕操練巡防。足敷輪轉。設或有警。尚可添雇漁船相助。應如所議辦理。至該督擬於船旁添設邊欄。以備伏人安礮。可否包之以鐵。俾臻堅固。應由該

旨酌[illegible]理。又原奏稱挑練馬隊。原擬於新兵六千五百名內。挑選二千名。茲軍機大臣議奏。令於天津鎮山永協一帶。原設額兵內。一體教演。不得專恃新兵。轉荒舊伍。自應遵照辦理。除新舊馬兵。本習騎操。一併挑入。外不敷之數。於新舊步守兵內挑選。其緊要地面。更宜寬爲豫備等語。應如所奏。於天津鎮標存城左右城守三營。新舊馬步守兵內。挑七百名。大沽協左右海口三營。並葛沽營新舊馬步守兵內。挑八百名。通永鎮標中左右三營並北塘營新舊馬步守兵內。挑五百名。練習馬隊。又於不練水兵之山海路。樂亭。灤河三營。新舊馬步守兵內。挑選山海路兵

六百名。樂亭蒲河二營兵各二百名。專練馬隊。既資本境之防。並臨時調撥。亦數分派。至以步守兵練習馬隊。應即以馬兵馬匹。供乘騎之用。毋庸另議添購。設有需用。再於附近各營調撥。其步守兵責以騎操。自應酌議津貼。以期奮勉。應如所議。由鹽斤加價項下支銷。如有不敷。另行籌補。又原奏稱現於距天津較近之督標內。挑兵五百名。河間通州二協。挑兵五百名。習練馬槍。並飭知各鎮於親標營分。一體挑令兼習馬槍兵丁。各三五百名。此項兵丁與沿海營分專練者有別。應毋庸給與津貼等語。應如所議。務令技藝嫻熟。以備緩急調用。又原奏稱三省會哨地界

日期。查向來直隸與奉天會巡。係在天橋廠地方。嗣因沙灘阻隔。曾經奏明停止。今商船日多。沙線熟暗。均由天津直抵天橋廠。並無紆道。是直隸與奉天巡船會哨。自應以天橋廠為便。至山東省蓬萊縣之廟島。實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約一千餘里。直隸之船。必巡至廟島。始能得南洋有無來船消息。應請以山東廟島。為直隸山東兩省會哨之地。現議於購船二十隻內。以十三隻歸於天津鎮。以七隻歸於通永鎮。天津之船。巡至廟島。與山東會哨。通永鎮之船。巡至天橋廠。與奉天會哨。其酌帶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員領之。每年自三月輪班出洋。至

九月以後歸[illegible]惟海洋風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為限。不能定其日期。兩省巡船。亦未必能尅期俱到會哨處所。茲議天津哨船。由天津鎮給予印照。巡至山東廟島。即將印照赴該管營汛呈驗。該營汛於印照上。註寫某鎮哨船。於某年月日。巡至某營汛會哨一次字樣。蓋用印信。由領哨備弁持回呈鎮。以杜匿近避遠之弊。其通永鎮哨船。巡至奉天天橋廠。亦即照此辦理等語。臣等查巡船會哨。原期聲息相通。聯絡一氣。惟海洋風信靡常。尅期難到。若不明定稽察章程。則匿近避遠之弊。在所不免。今既畫定界址。寬其期限。分班巡環。周而復始。並於巡船到處。呈驗

印照。註明月日。以杜規避。立法甚為周密。應如所議辦理。

至該處既設兵船巡哨。所有大沽望樓。應即遵

旨酌量拆卸。又原奏稱大沽北塘兩處礮臺。擬添兵協同看守。每年自三月起。至九月止。較為緊要。即照原奏所議。大沽撥兵三百名。北塘撥兵一百名。協同看守礮臺之兵五百名。分派各礮臺。一體防守。以本管營弁領之。其山海一處。亦照原議。撥兵一百名分防。其餘澗河。黑沿子。劉家河。清河口。臭水溝。浪窩口。浦河口。洋河口。以及祁口河。狼坨子。十處。亦照原奏。共撥兵二百名。每處派兵二十名分防。均於沿海各營內輪流酌派。自三月起至九月止。計七箇月為

班。周而復始等語。臣等查大沽。北塘。山海關。以及澗河等十處。地方遼闊。所設礮臺。自宜分別輕重。酌量添兵防守。應如原奏兵數。分撥協防。又原奏稱沿海礮臺六十九處。已飭天津鎮。山永協。每礮臺各派兵八名駐守。輪班替換。責以瞭望之事等語。應即仍循其舊。由該鎮等不時稽查。如有兵數不齊。瞭望不勤者。即將弁兵斥革。又原奏稱火藥火器。必須存貯有文武官員地方。始足以資照管。現於天津府城。分貯兩處。一在天津道新建火器庫內。一在天津鎮中營火藥局內。新城分貯兩處。一在原設火藥局內。一在新設火藥局內。均與葛沽營遊擊衙門相近。大沽

分貯三處。皆係新建藥局。與大沽協及兩守備衙署相近。足資照料等語。臣等查此項火藥火器。應責成相近之營員。妥為照料。並如所議。由天津道派員專管。不時稽查。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穆彰阿等奏續議天津善後章程一摺。所奏水陸兼防。巡哨船隻。挑練馬隊。兼習馬槍。並三省會哨。防守礮臺。沿海〃口。存貯火器各條。均照該督原議章程。惟立法雖極周詳。而奉行不力。日久仍屬〃文。必須行之以〃。持之以恆。方可收安內攘〃之效。著訥爾經同心認真經理。如有虛應故事。〃即

習嫻熟時必當簡

朕意勉勉以副委任

癸卯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浙省用人適兩載在事各員不辭勞瘁黽勉從公各屬紳士隨同防堵多有[illegible]捍衛任勞任怨之人可否彙案酌保並乞

聖裁

硃批些須小惠朕何所吝惜實難於降旨亦何心降旨汝雖掉弄筆鋒巧言觸動朕能任怨不似汝動輒邀譽於人也